

编者按

火山石，黑黝黝的，摸上去有些粗糙，被艳阳炙烤，似乎还带着火山熔岩的余温。琼北地区的众多火山古村镇，承载着火山文明，人来人往，只留下淡淡足迹。琼北火山地区被称作羊山地区，这里被火山石覆盖，诉说着海南的石器文明，在海口石山火山群周边方圆千里之内，还有上千个完全用火山石垒筑成的“火山村”。

岁月流转，因为失去了实用价值，用火山石打造的生产生活用具大多已找不到踪迹，海口经济学院高永南老师穷十余年之功，将它们搜罗、整理，在学校博物馆集中展示，成为外界了解火山文化的一扇窗口。

海南石雕文化艺术源远流长，种类繁多，石门、石狗、石井，不一而足，从事研究者也不乏其人，而高永南这些年收集的火山石秤砣就有上百个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不少火山石锁、火山石砚、火山石碑。

民俗专家钟捷东认为，海南火山文化包括“岁时民俗”“崇拜与信仰”“故园人文”“人生礼仪”“风味小吃”“工艺与养殖”“乡土风物”和“火山民居”八大类，高永南收藏的火山石秤砣、石锁等民间生活用品，属乡土风物一类。

用脚步丈量古村，为火山石擦去灰尘，收获的是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，同样，也是一份宝贵的民间历史文化遗产。

追溯过往，与老一辈生活有着万缕关联的火山石生活用具，更是沉寂多年，鲜有人问津。“它们就像久别的朋友，带给我无尽欣喜。”海口经济学院博物馆负责人高永南说。

火山石生活器具： 开启海南火山文化的一扇窗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郭畅 图\海南日报记者 张茂



火山石秤砣

火山石锁

有人说，在海南，每个火山古村，每块火山石，都记载着海南文化记忆与生活方式，是海南本土文化的瑰宝和历史见证。火山石锁便是其中之一，若不是特别介绍，真不知石锁还曾风光无限。

高永南说，由于块头大，火山石锁被放置在博物馆一条长廊上，很多师生参观后都很好奇，甚至想举起来操练一把。“这些石锁，多数是走村时，从当地村民手里交换而来的，也有少部分是前些年在古玩市场低价买来的。”高永南说，火山石锁，顾名思义，石锁材质为石，形状若锁（老式铜锁），石料就地取材，海口地区的石锁通常是用火山石打制而成。

石锁源起可追溯到唐代，科举制度中，专为选拔武官而设的武科，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（702年）。当时，射箭、马枪、举重、负重等是武科考试的主要内容，举重最初是要求双手举起关闭城门用的栓门石，此后，才设计打制出便于握举的石锁、石墩。

“这里的石锁，最轻的只有2公斤，最重的达到50公斤。”高永南说，从袖珍石锁到大力士才能举起来的石锁，在海南，可能很难再找到大小规格如此齐全的火山石锁。

相传，石锁是古时军营将士练功的工具，后来，民间将其演变成一项集力量、技巧、健身于一体的传统竞技项目。石锁举法分为抓举和摆举两种，还有掷、接等花式玩法。重量较轻的石锁以花式表演为主，表演时，石锁上下翻飞，表演者刚柔并济，给观者带来乐趣。

“这个重达17公斤的火山石锁，状若拳击手套，浑圆，光滑，它是粤省‘道光壬午科（1822年）中式第三十九名武举劳开明’（琼山永兴儒云村人）儿时练功用的。”高永南说，在探访古村时，得到了这件石锁。

一直致力于乡土文物收集研究的钟捷东，前几年就受邀去过海经院博物馆，很佩服高永南老师的行动：“作为一个外地人，能将海南民俗文化、草根文化传承下去，从挖掘、整理到布展是一个系统而又繁琐的过程，他用一己之力和并不宽裕的经济条件，通过走村等方式收集到这么多块被埋没的民俗老物件，非常难得。”

钟捷东说，火山石锁是清末民初大户人家看家护院的法宝，因海盗、土匪在那一时期较为猖獗，所以石锁发挥了巨大作用，同样是由于磨损断裂问题，通常它们是一两代人的习武用具。

火山石砚

在博物馆内，还有一处火山石砚专题展柜，20余方火山砚台，在这里静诉过往。

高永南打趣地说，“方”字不够准确，因为其中还有两个圆形火山石砚台，但它俩不叫圆砚，有个怪名叫“辟雍砚”。

作为文房四宝，石砚出现得最早，远在新石器时代，先民便用石头研磨颜料，描绘图案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圆形砚供磨墨的砚堂开始兴起，其周边出现凹槽墨池，人们名之“辟雍砚”。

《礼记王制》载：“大学在郊，天子曰辟雍，诸侯曰泮宫。”高永南解释道，古时候学校或明堂建在四面环水的圆形岛上，而此类砚台与之形似而得名。北京故宫内立于圆池岛上的正方形攒顶重檐殿堂，正是清代所想象复原的周天子讲学的明堂建筑，匾额题“辟雍”。

所以，辟雍，是文人墨客神往的殿堂，辟雍砚与其朝夕陪伴，时时激励学海行舟。

“火山石辟雍砚，三足形态，直径16厘米，高6厘米，砚堂直径11.5厘米，四周凹槽宽1厘米，深0.6厘米。砚底足间凿内外双圈装饰。整砚造型厚重、古朴、端庄。”在辟雍砚一旁，有详细的介绍。

“每收集一件海南旧时物件，我都要仔细比量，并用文字记录着。”高永南说，相比于材质高贵、刻制精湛的砚台，海南火山石砚或许并不出众，但它的古朴厚重，却受到海南民间文化人的喜爱。

火山石碑

“跟火山石碑的渊源，要从走村时发现的一件宝贝说起。”高永南说。

2010年，高永南到访海口云山镇儒林村，跟着村民的脚步，在一处老宅倾圮的山墙乱石中，找到一块打制规整的火山石碑。

高永南回忆，这块火山石碑高27厘米，宽22厘米，上下有供拼装榫头，与弃置村口草丛的咸丰三年牌坊匾额上端正中凹槽榫卯契合，其上另有石坊凹槽相接固定，两面分别镌刻楷体“旨”“恩”两字。

“临走时，我告诉带路的村民，要收藏保护好石碑，一旦将来修复牌坊，它可派大用场。”高永南说。

不久后，与之相类似的火山石碑又与热爱火山文化的高永南“相遇”。石碑四周装饰着两条边框，背面呈倭角长方形，镌刻正楷“恩”“荣”两字。

高永南将这块火山石碑留了下来，“这块圣旨牌，镶嵌在牌坊的坊额之上，价值不言而喻。”高永南说。

牌坊，中国古代一种门架式的建筑物，一般用木、砖、石等材料建成，上有题刻、纹饰。海口地区的牌坊清一色地使用火山石材，相对于内地同类建筑，显得简洁大方、凝重粗犷。

“这道圣旨牌所属哪座牌，坐落何地，已经无从查找，但它问世的年代大致清楚。”高永南说，几年前在海口遵谭镇涌潭村，看到一座近年修复的乾隆丙子年（1756年）“贞寿坊”，跟自己收藏的圣旨牌大小、材质、正面纹饰、字刻几乎一致，经推断应该出自同一时代、同一书家、同一刻工。

“每座牌坊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，因历史原因，它们大多已隐去光辉，期待有一天，这块圣旨牌所属牌坊得以修复，我将毫不迟疑壁还，帮它找到最好归宿。”高永南说。

海南民俗专家蒙乐生称，通过小小石头器具，能够看出海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变迁的历史，唤起人们的乡愁记忆。火山石，这些造物留下的或红或黑或灰长着蜂窝眼儿的坚硬石头，被人们垒了围墙，铺了村道，筑了堂屋，还做成了石槽、石碾、石磨、石盆碗等，构筑了一个火山石的世界；因此，高永南收集海南人以火山石制作的生活用具，意义非凡。

高永南： 用脚步丈量海南古村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郭畅

“这些年，我都是先乘公共汽车到各乡镇，再步行探访古村，记得有一次，一天内走了25公里。”高永南说，探访海南村坊文化遗存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虽已年逾花甲，但会继续走下去。

说到“海南走村行”，高永南脸上露出些许凝重的神色。他感慨道，古村，深藏在中华大地的褶皱里，它们是中国历史文明最深的根，每一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，应该认真翻阅。

海南地区的古村落，星罗棋布，历史文化遗存依稀可见。一双运动鞋、一部相机、一册笔记本，2007年起，高永南踏上了寻访之旅。“虽曾被瓢泼大雨淋成落汤鸡，被毒日头晒得多次中暑，磨坏了几十双鞋，却收获了宝贵财富。”他说。

逢放寒暑假，高永南经常会去学生宿舍楼下捡一些还能穿的衣裤，却又舍得长期花钱收藏海南民俗物件，看似矛盾，其实不然。“收藏的乐趣，与钱无关。”他说。

“记得以前在海口长流镇一古村破败的大宅院避雨时，与几个歇工闲坐的中老年人聊天，不经意在所坐门房的一角发现一个笔架，上面满是泥土，使劲刮去尘垢，笔架露出清晰的鸡翅纹理，做工考究。当时一心想买回来，哪知当家人大方地说‘拿走吧’，我一边说‘谢谢’，一边悄悄留下50元钱。”高永南说。

2012年11月，在海口经济学院科研项目资助下，高永南将“海南走村行”的故事汇集成书，取名为《回望乡绅》。

翻阅此书，施茶亭故事、倘村吴氏与“南极增辉”匾、灵山访古、儒林村的学舍牌坊、攀丹古村寻记，图文并茂，上百个古村故事，仿佛是一场穿越时光的旅行。

永茂岭是海口羊山地区火山群中唯一的熔岩锥，因坡度平缓状如盾牌覆盖，学名叫盾形火山锥。在永茂岭北侧山麓台地，坐落着林木苍翠、景致幽静的千年古村——儒林村。

“儒林村，我去过多次，还在那里结识了朋友，每次到访，都有新收获。”高永南说，村民热情带路，让他感到了浓浓暖意。

第二次到访时，高永南沿着永茂岭的缓坡下行数百米，走到村东的丁字路口，发现荆棘中一块断成三截的节孝坊楣匾石匾，高永南上前清除遮掩物，镌刻精美的“万古流芳”四个大字及上下款识全部显露出来。它们在此“沉睡”，自己能力有限，唯有按下快门，并用文字记录方式，见证它们的存在。

在儒林村的古祠，所有柱、樑、部、桷、筒等构件均用火山石预制、拼装，堪称“石屋”。高永南在海口乡下行走多年，这样的老建筑，还是头一次见到。

探访古村，往往都是以村民口述为基础，高永南记录下碎片化的资料后，通过查考《琼台志》《琼州府志》《琼山县志》等地方志，寻找较为准确的答案，数年来，他说自己也成了研究海南历史文化的“半个专家”。



高永南在羊山地区玉符村



火山石碑



火山石砚



火山石锁